



---

所以让我们免去各种客套话和程序，直接进入正题。谁想开始提问？

史蒂夫，请说。

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 谢谢。我是知识产权选区的史蒂夫·梅塔利茨。我们有一个小组的人在这儿将要发言，一如既往，我们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我们将提出已确定的两个问题，之后我想我们也将尝试回答至少其中一个问题，即董事会要求我们考虑解决的多样性问题。

我真正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 我知道我们已经和布鲁斯 (Bruce) 及马库斯 (Markus) 讨论过 — 直接的刺激是实施董事会在两年多前通过的共识性政策的问题，即要求所有注册管理机构采纳一个增强型的 WHOIS 架构。

我们再回顾一下时间表，自从 GNSO 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主题以来，实际上已经有差不多 4 1/2 年的时间。实际上在之前就已经讨论过。

我们有一个最终报告，两年多前 ICANN 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政策。那是在 2014 年 2 月 7 日。

长话短说，这涉及一个运营着三个 gTLD 注册管理机构、仍维持减弱型架构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按照当前的时间表，或许到 2017 年年底时我们才能够看到改变。

换句话说，一个运营着三个注册管理机构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要花四年的时间才能遵守 2014 年通过的共识性政策，这让我很吃惊。

由于我们已经和布鲁斯及马库斯讨论过，我们也在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的 GNSO 理事会上听取了来自通用域名部门的发言，我没有完整列表但似乎通过共识性政策与其实施时间表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你们知道，昨天在这间会议室里，拜伦·霍兰 (Byron Holland) 在评论时说，“你们知道，过去 ICANN 的每件事都进展得很慢，现在活动速度加快了，”我想我和他的观点是差不多的。过去的速度是很慢，我们现在的活动步伐更加狂热了，但有时有些事的进展仍旧极其缓慢。我想这就提出了关于卓越运营的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真的只是实施已经通过的政策的能力。另一个原因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 — 对此我的同事还有一些要补充 — 那就是，你们知道，这方面的全部动力源自这样

一个事实：甚至在所有新 gTLD，实际上自 ICANN 成立以来已经认可的所有 gTLD，甚至在它们全部都已经采纳增强型架构之后，这都没有在 2012 年 .COM 的合同续期中讨论过。史蒂夫和其他人也许会记得，在董事会批准不包含任何相关条款的合同的问题上，存在着大量分歧。

我们现在了解到，过去一两周 ICANN 和 VeriSign 正打算提议进行延期，对该合同进行单纯的延期。该合同于 2018 年到期，所以我们认为在那时我们将能够根据该合同中的条款（应该与五个其他最大的注册管理机构的合同相似）考虑该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我们不知道 2018 年具体的条款是什么，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点。

根据我们的理解，该计划仅仅是对合同延期而不进行更改，我想或许到 2026 年或之后，那会剥夺社群为合同修订提供意见的机会以及使他们失去帮助表达合同的资格。

当然，该合同 — 我说的是 .COM 合同 — 仍须由美国政府审核，即使在移交之后。

所以我们担心可能只是延期而不进行任何更改，我想那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所在，即使

在政策发生改变时，也要很长很长 — 我们认为会非常长 — 的时间才能实施。

我不想责备或怪罪任何人。我想这里有很多解释，我们有责任传播这个消息，但我们关心共识性政策的实施步伐。

我们会敦促董事会考虑我们如何能够加速这些活动，特别是在 .COM 协议想要注明我们对单纯延期而不进行任何更改（除了在 .COM 合同的到期日期进行的更改外）的可能性的担忧的情况下。

让我问一下，戴维 (David) 或任何其他人是否想要就此做简要的补充。

戴维·休斯 (DAVID HUGHES):

我是来自 IPC 的戴维·休斯。

是的。所以我代表知识产权持有人。特别是，我最熟悉的问题是互联网上的音乐。实际上，我们的旗舰业务是 .COM TLD，有点令人烦恼的是，人们最多想到的（至少对于商业利益相关方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拖后腿的方面。你们知道，史蒂夫概述的时间表，使我们非常受挫，我们只想让董事会理解这一点。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KIRAN MALANCHARUVIL):

我是 MarkMonitor 和 IPC 的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我也想补充一下，它涉及到时间问题，因为增强型 WHOIS 问题或许真的是 ICANN 内部待处理的所有 WHOIS 和注册目录服务问题中最不复杂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在增强型 WHOIS 上拖延那么久，那么实施建议或甚至在有关 RDS 发展的 PDP 中提出建议要花多长时间？

所以只是考虑一下我们处理该政策实施的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前行之路的。

我们有很多客户依赖 WHOIS。实际上，我们的所有客户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WHOIS。他们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事情会变得更好。我们很难说还要 10 年，因为在考虑要花多长时间时，时间表是要讲求实际的。谢谢。

布鲁斯·托金 (BRUCE TONKIN):

好的。让我发表一些初步意见，然后我将有请工作人员赛勒斯 (Cyrus) 谈谈实施情况，因为你们在发表意见时已经提到了不少，史蒂夫，还有您的同事。

首先，增强型 WHOIS 实际上是共识性政策，所以董事会批准了。甚至在当前的 .COM 协议下，都有

---

实施共识性政策的要求，所以不需要对合同进行任何需要实施的更改。

其次，要求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实施新版的 — 或基本上取代旧的端口 43 WHOIS 协议的目录协议，该协议称为 RDAP，那也是一项合同要求。

所以这两项要求都需要由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实施。

有一种意见说，这是要实施的所有 WHOIS 事宜中最简单的事。好吧，我想文字很简单，就起草来说，它非常简单。你们知道，“实施增强型 WHOIS。”

就实施而言，就不那么简单了。你们实际上在讨论上亿个人员记录，而信息实际上是在一千多个地点传播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流程，之前已经完成，因为我们对 .ORG 实施过该流程。关于 .ORG 注册管理机构，它最初是减弱型注册管理机构，现在是增强型注册管理机构，这里有一个流程，实际上是让注册服务商向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提供完整记录，我们现在有增强型 WHOIS。

所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但它不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完成的事。

我认为这里的挑战 — 不是 — 我认为不是合同条款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合同条款在那儿。我们有增强型 WHOIS 和 RDAP，这两个协议都需要实施。

所以员工现在正在设法完成实施，我将有请赛勒斯向我们概述一下实施情况。

赛勒斯·那马兹 (CYRUS NAMAZI):

谢谢。我是赛勒斯·那马兹，GDD 员工。

我想重复一下布鲁斯就实施增强型 WHOIS 的复杂性所发表的意见。

虽然政策中的文字很简短而且只涉及三个 TLD — COM、JOBS 和 NET — 但它却涉及上亿个注册。是的，这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中的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们知道，隐私法一直在改变。它们会继续改变。我们在注视着它们。我们需要考虑很多相互依赖的问题。

关于实施，目前有两条平行轨道。



一条处理一致的标签和输出显示，这是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已将它与 RDAP 的实施混在一起了，因为它刚好合乎情理。那方面在征询公众意见，将于 3 月 18 日结束。实际上，我们特意延长了该公共评议期，所以实际上可以将将在马拉喀什进行的讨论纳入其中，这方面的工作即将完成。

关于实际的移交，IRT 和员工已经就此合作了一段时间。

实施流程的下一步是让 IRT 真正地接触注册服务机构（显然有成百上千个）和提出实施计划以处理：(a) 现有的注册以及 (b) 新注册，并找到接近它们的最佳方式。

那会花很长时间，但在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下有很多变数，刚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完成。我们没有拖延。我们在尽快推进。谢谢。

史蒂夫·梅塔利茨：

我是史蒂夫·梅塔利茨。感谢您对此发表的意见。您和我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就在这周。

我想 .ORG 不会花将近四年的时间。事实上，在董事会甚至在甚至没有实施规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后已经过去了 25 个月，这意味着有什么事出错了。

再说一次我不想怪罪他人，我明白其中还有其他变数。但有点令人失望。正如基兰 (Kiran) 指出的那样，它并没有很好地预示在下一代 RDS 中可能会讨论的更复杂变化，即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系统。

我不认为这只是关于 .COM 中的增强型 WHOIS。关于实施时间表，总的来说还有一些较大的问题，我将敦促董事会考虑并且可能收集有关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实施这些政策的一些数据。其次，由于 .COM，还存在一些特殊的特征。布鲁斯完全正确。

增强型 WHOIS 问题是在 .COM 合同中解决的。它不是在实施中解决，而是在合同中解决。但我认为在 .COM 合同续期时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如果我们因为单纯的延期而丧失该机会，我认为那将会是失策。谢谢。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想，史蒂夫，我们同意您有关实施的观点。那与运营卓越有关。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考虑实际实施这些政策以及制定实施规划平均要花多长时间。

---

我将请我的同事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谈谈董事会知晓的有关 WHOIS 主题的实际情况，有多少个不确定部分，我们确实已经成立了一个董事会监督小组。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你，布鲁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董事会工作组，由我主持所有 WHOIS 事宜。那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面。显然，那包括下一代注册管理机构服务。

昨天早上我们与查克 (Chuck) 的 GNSO 小组召开了会议，听取了他们的简报。那显然是非常具体的要点。事实上，如果各位想要推选一个负责 WHOIS 事宜的人，那就太好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与我（作为小组的主席）交流。我们将非常高兴与你们讨论所有问题。如果你们需要 — 我不是说你们必须这样做。但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很乐意进行讨论。谢谢。

史蒂夫·梅塔利茨：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布鲁斯·托金:

你们提出的关于 .COM 协议和续期的第二个主题，那无疑是董事会正在考虑的问题。现阶段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了。但要注意，我们已经获知你们对该主题的意见。

如果我们对近期的一些其他合同（我想是 .CAT 和几个其他合同）进行续期，该情况下的基本立场是合同可以根据现有条款续期或者他们可以选择新的 gTLD 合同。这就是两个首要的选择。

除这两个选择之外的任何选择通常都要经过完整的公共流程。所以如果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想要补充一个条款或段落或什么，那将要经过专门的公共审核流程。

史蒂夫·梅塔利茨:

我的理解是无论董事会对 .COM 合同做出什么决定，都要提供以征询公众意见，那样很好。我们尝试提前表明 —

布鲁斯·托金:

是的。

史蒂夫·梅塔利茨:

— 媒体报道的过程是什么。

格雷格·沙坦 (GREG SHATAN):

或许我们应该移到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为的是不占用其他选区的时间。第二个主题 — 我是格雷格·沙坦，IPC 的主席。我们想提出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公众意见我们仍然面临着各种类型的挑战。有时，公共评议期似乎被缩短了而且重叠了。我们目前开放了五个还是六七个公共评议期，这些刚好是公众意见页中列出的公众意见。对于 ICANN 的新人来说，其中一个进入障碍是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页面在征询公众意见如 RSEP 申请，这使得更难找到利益相关方需要用来发表意见的所有东西。我们也注意到，有时公众意见不仅被缩短而且在假期和会议期间呈现，你们知道，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担忧。在全面分析问责制提案时，我们而且我认为社群其他部分面临的一大障碍是与评议期有关的一些时间问题。当然，这些意见部分来自社群，我承认。但总体上意见来自四面八方。尝试找到一种跟踪它们的方式，以避免志愿者过劳等等，你们知道，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持续的问题。

最后，我注意到公众意见特别倾向于在洛杉矶时间下午 5:00（通常在星期五）发布，这意味着到你们看到公众意见时，已经是第三天了，特别是如

果你们在美国东海岸东部和拉丁美洲的任何地方时。

总体问题是多个时间段重叠以及公众意见征询期有时被缩短等等。这是第一点。

关于公众意见还有一个子项，但我就说到这里了。

布鲁斯·托金：

征询一些公众意见，格雷格，您会建议什么？

格雷格·沙坦：

我的建议之一是将所有公众评议机会整合在一个页面上，而不是让它们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除了 RSEP，还有另一类评议的事情也没有在该页面上显示，不知道是否有人记得。

布鲁斯·托金：

关于这一点我只有一个想法，或许我们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消化一下。那就是每月一次，发出通知说这里是你们订阅的所有当前开放的公共评议期等等。

---

格雷格·沙坦： 我想可能需要比一个月一次更频繁，因为它真的需要实时，因为提出的意见重叠，对吗？一个月太晚了。

布鲁斯·托金： 或许一周一次。我假设你们不想每天收到邮件，但你们可以要求频率。

格雷格·沙坦： 通常需要提供预示性材料，以便我们可以知道何时征询公众意见 —

布鲁斯·托金： 即将提出的公众意见。

格雷格·沙坦： 如果您在工作组中，由您来通知利益相关方，那就好了。您可以告诉他们。但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并不是所有意见都来自工作组。它们也来自董事会、员工和其他地方。所以应该有一个即将提供的意见的列表，但实际上还没有。

布鲁斯·托金:

戴维，您可以记下这一个吗？基本上我们想要可能一周的消化时间，比如说这是当前的公众意见，这是即将征询的公众意见。我想如果每周或按某种适当的频率定期发送电子邮件，那么格雷格，您就可以订阅并在一个地方看到所有意见了。对吗？谢谢。

格雷格·沙坦:

关于公众意见，大家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大家好，我是基兰。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我觉得一周的消化时间这个主意不错。但考虑到我们从 ICANN 和工作组收到的电子邮件量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仍需要将意见整合在一个页面上，以便在我们需要时可以访问。

我是 IPC 参与和政策协调员，我的工作实际上是找到这些公众意见，然后在列表上公布以尝试为此找到志愿者。这就像是在拔牙。真的很难。

我必须做的最艰难的事是搞清楚 ICANN 网站上的哪些地方令人失望地不容易使用，考虑为了生存我们都做了什么，以便找到所有的影响机会。我一直在担心我漏掉了什么。



所以，将意见整合在一个页面上就太好了，一周的消化时间肯定是有帮助的。我赞成那个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我也认为公众意见征询期需要延长。我想它就像是一个整体。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对于商业社群（特别是知识产权律师以及行业组织和企业）来说，要在内部批准这些建议真的很难。时间太短了。

甚至在我们做诸如向客户提供大纲并就相关主题向他们咨询等事情时，我们会让社群中的人尽可能容易地提供意见或参与，但公司内部的批准流程比你们给我们的评议时间要长得多。于是我们错过了影响对业务极具影响力的事情的机会。然而，你们知道，ICANN 社群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并没有相同的内部问责制。个人可以发表意见。与企业的分量相同，但遗憾的是企业不是那么自由。

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个。什么都不曾改变。在某一刻，如果有人听到我们那样说并真正地将它纳入考虑，可能会出人意料。

布鲁斯·托金:

所以您期望更长 — 因为更长的公共评议期需要根据完成工作的速度来权衡。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当然，我非常赞成。

[多名发言者]

布鲁斯·托金:

— 90 天。比如说我们对问责制这样做了，但我们的进展并不如预料地快。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当然。我并不认为 — 虽然这是一次单独的讨论，在问责制上尽可能快地取得进展是好事。

不过，话虽这么说，我明白需要在我们要求你们加速完成事情（如增强型 WHOIS 实施）与需要给我们适当的时间进行评议之间找到平衡。

我认为二者之间是要保持适当平衡的。有时，流程的某些部分进展很快，但其他部分又太慢。

或许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点并就此进行真诚地交谈，与我们坐在这张会议桌旁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不同，我已经出席 ICANN 会议四年了，除了一次之外，每一次都会出席。我们已经

提出过这个意见了，我想，在我出席的每一次 ICANN 会议上。我想我们从未就如何在速度和适当的评议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进行过真诚地交谈。

或许在有新的领导人员和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坐下来，尝试找到这种平衡。

布鲁斯·托金：

好的。我将有请赛勒斯快速地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可以在网站的哪些地方看到公众意见。或许那会有帮助。

赛勒斯·那马兹：

谢谢你，布鲁斯。

实际上，icann.org 上有一个页面载列了所有的开放公众意见。

发言人（姓名不详）：

这就是问题所在。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不只是在问开放的公众意见。我是问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机会，比如 RSEP。

赛勒斯·那马兹:

我本来就要回答的。让我来区分一下。回答先前有关缩短的公共评议期的问题，我不记得曾经那样做过，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始终会延长征询公众意见的时间。最少为 42 + 1 天，我们遵守这个期限。

公众意见和公告是有区别的。我们考虑的问题会在 [icann.org/public-comments](http://icann.org/public-comments) 中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如果您访问 [icann.org](http://icann.org)，它会在顶部的标题中显示出来。所有关闭的公众意见和所有公共评议期 — 开放的主题，都在一个页面上显示。

RSEP 和其他问题会进行公告。它们实际上是十几个十几个地公布的。那是不同的。

你们有机会为它提供意见，但它实际上不是 ICANN 所称的公众意见。那或许就是在我们进行该讨论时应该记住的区别。

史蒂夫·梅塔利茨:

我是史蒂夫·梅塔利茨。我想那个区别有点似是而非。你们提出了某件事，比如说我们计划做这个或某人被要求做那个，我们想知道公众是怎么想的或者您被邀请对其提供意见。你们知道，那应该全部在一个地方。RSEP 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是，在过去一年中 IPC 已经对注册服务机构免除数据留存要求的申请提过好几次意见。那些意见中没有一次是在公众意见页面上提出的。

我不认为我们的公众意见 — 我不确定我们的公众意见在这些情况下得到了认真地考虑。但事实是 —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要求或至少是征询公众意见。它不在公众意见页面上。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整合所有这些机会，无论你们称之为公众意见还是公告，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将能够进行一些分类。基兰的工作是尝试找到更多人参与到更多样化的参与者小组中，那可能会有帮助。

布鲁斯·托金：

谢谢。我想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

格雷格·沙坦：

我只是想快速回答一下赛勒斯的问题。我想我们这里有一种典型的 UX 或用户体验错误，即从公司而非用户的角度来看待网站。

从用户的角度看，我们不关心它是公众意见还是公告。如果我们有评议机会，那么应该全部都在一个页面上，不管公司如何看。这是 UX 问题或者

---

说人为因素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以那种方式来看待它。应该是网站来通知用户。谢谢。

布鲁斯·托金:

格雷格，这就是本次论坛的好处，因为您在提供用户意见，我们有解决方案的设计者。我将有请戴维发表意见。

员工将考虑您的意见并提出设计改进。戴维？

戴维·奥利弗:

非常感谢。政策要求我们监督公众意见论坛。我们的目的是确保你们可以及时地提供意见，而不是隐瞒什么或让它不容易被找到。

总体上，关于那个流程我们有一系列意见。过去是 21 天的评议期，之后由于社群提出意见，我们将其延长到至少 40 + 1 天。如果该规则有例外情况，我们需要由 ICANN 高级职员批准。

那就是我们在尝试做的事，我们在尝试提供更多时间而不是更少时间。但我赞成“一站式”的意见征询可能更实用，并具有预示性，如果我们能够让你们更容易地在一个页面上找到公众意见，你们就可以让员工提供他们本应提供的意见。所以，非常感谢。我会那样做。

格雷格·沙坦：

戴维，我也想建议显示日历。我想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我想转到董事会要求我们提供意见的其中一个主题上，即多样性，我将把麦克风递给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大家好。还是我。我是基兰·马伦查鲁维尔，来自 MarkMonitor。我认为多样性问题与我们刚刚进行的公众意见和进入障碍讨论非常吻合。进入 ICANN 的较大障碍影响着我们在外展中发挥作用的能力，虽然我们做出了增加地域多样性、性别和种族多样性以及世界观多样性的强有力承诺。

我之前说过，让企业参与会更容易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参与 ICANN 流程所需的资金费用需要经过内部批准流程。特别是因为参与的门槛较高。我们有太多公众意见，学习曲线比较陡峭。有意义的指导机会是那么少，这些独特的挑战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和律师以及 IPC 的人获得参与 ICANN 的资金的能力。我们使用 ICANN 提供给我们用来减轻负担的工具的方式并不总是对 IPC 有效，因为我们的很多候选人并不一定要满足 ICANN 提出的成员标准等等。通常，你们并不希望律师或商人成

为我们的同事，社群内部存在着某种针对商业社群中的律师的歧视，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并不缺乏参与 ICANN 的资金，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也希望在国际妇女节强调我们对性别多样性的承诺。我想让女性讨论性别多样性问题可能并非偶然，但我的确看到丹尼斯在那头，那很好。我会说，在女性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挣得四分之三工资的社会环境中，加上处理 ICANN 社群功能失常的巨大负担，需要付出大量精力。所以它和 ICANN 社群中的特权者跟进公众意见、跟进主题、解决学习曲线是一样难的，记住女性完成这些工作就难上加难。我想 ICANN 社群中有很多真正出色的女性，我为我们鼓掌。但我们都很有干劲地到这儿来并做好我们的工作。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记得，我必须带着我 3 个月大的孩子出席 ICANN 的公共论坛会议。我把她绑在胸前，当我接近麦克风时她就开始哭，对于为 ICANN 工作的女性来说是很难的。作为 ICANN 中的少数派也是非常难的。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我们没有做好工作的有效工具。所以我很感激董事会要求我们讨论这个主题。它很重要。我们都承诺那样做，但我们需要以社群身份坐下来，再次坦率、真诚和诚实地讨论 ICANN 社群是什么，实



---

际上是什么阻碍我们在外展中发挥作用。因为从 IPC 的角度看，肯定不是缺乏兴趣或缺乏努力。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很好，谢谢你的发言。我想我确实记得您和您的孩子一起排队等候的情景。我们都理解。我是说，在加入 ICANN 时，发达国家的人也面临着巨大障碍，很多人提到的学习曲线也是如此陡峭。所以我们需要努力，但这也是工作阶段 2 讨论的一部分。多样性问题已列入议程，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并考虑我们可以提供的实际解决方案。或许可以为带着孩子出席 ICANN 会议的女性准备一个育婴室，诸如此类。这些或许是简单的措施，但它们可能会有用。而且我们肯定一

发言人（姓名不详）：

（关掉麦克风）。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那在都柏林的确是一个问题，我看到听众在暗自发笑了。有不少女性聚集在 ICANN 社交媒体上（是一个 Facebook 页面）讨论我们如何能够共用一位保姆将孩子带到 ICANN 会议上，以便我们可

---

以更有效地出席会议。我们请求 ICANN 提供帮助，但他们说不行。你们知道 — 我看到你们在笑，但那确实是之前在 ICANN 中讨论过的。我觉得提供育婴室是个好主意。

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好的，感谢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意见，如此我们可以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很重要，我们也愿意进行讨论。

克里斯·狄思潘: 实际上后面有一个麦克风，立式的。

发言人 (姓名不详): (关掉麦克风)。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

埃里卡·曼 (Erika Mann): 我不想拖延讨论，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考虑多样性时，不仅仅是区域多样性，而且还有性别多样性。阿莎 (Asha) 常常说，我们不应该讨论多样性，而要讨论多样性和平衡。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我都没意见。

我想职业女性的烦恼仅仅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 — 你们看到在董事会中没有一个女性成员。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当然这意味着您承担的工作量自然就更多。因为在您必须选择想要去哪儿时，工作量自然就更大了。每个人都是如此，参与到这个环境中的所有女性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指出这一点，我们将考虑财务方面，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在董事会上真正地讨论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不希望大家等到工作阶段 2 再来讨论。我宁愿早一点进行讨论。通常，ICANN 以提出非常实际的方法而著称。有时，这类事情就这么错过了，因为你们知道，某人做了一个决定，或许并不完全知晓后果，而没有考虑很多项目。我敢肯定我代表了董事会中所有女性的心声，我们将仔细考虑这方面。在这里我还不能保证什么，但我们肯定会在工作阶段 2 之前进行讨论。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一点。

基兰·马伦查鲁维尔：

我还要指出，当我的孩子开始哭时，埃里卡 (Erika) 提出要在我发言时抱她。所以谢谢埃里卡。

史蒂夫·梅塔利茨:

IPC 部分就讨论到这儿 — 除非还有其他意见 — 我们很高兴将话筒交给 ISP 的同事。

格雷格·沙坦:

我是格雷格。我只想快速地提一下另一种形式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即残疾多样性，关于 ICANN 自己的网站的网络可达性、关于可提供给身心障碍、视力低下、运动障碍、听力障碍和其他人士的隐藏字幕和其他要素。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很多国家/地区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谢谢。

布鲁斯·托金:

谢谢，格雷格。很好的建议。接下来是 ISP，对吗？

马库斯·库墨:

谢谢，布鲁斯。ISP 的同事就坐在 IPC 同事的旁边，所以从那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是该选区的副主席，我很高兴向董事会介绍我们的主题。但在此之前，我想向董事会简要汇报我们选区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我们也在为该社群做贡献，那也是有帮助的。

简单说一下，由于其他社群忙于达成共识 — 就 IANA 移交和批准问责制问题达成最终共识。那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在我们选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支持所讨论的全部事宜。而且，我们知道，作为 GNSO 的成员，我们接受 GNSO 必须采纳的复杂流程，这意味着这样投票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们在竭尽所能顺利完成并帮助 GNSO 也顺利完成这一方面。

举另一个例子，只是提出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个特定项目，那就是普遍接受性，坐在我左手边的同事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普遍接受性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中。到目前为止，该委员会和该活动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 完成了关于普遍接受性的 CTO 指南，这是很大的一步。该指南可以用作技术社群的资产，帮助他们处理普遍接受性。

感谢董事会对这项活动的持续支持，我们也希望这项活动在未来真正地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一项伴随我们的长期方法。

现在来谈谈董事会的项目，第一个是关于 GNSO 改革。我简要地强调一下，在我们选区借此机会提出问题，它们来源于 ccNSO 中的当前结构，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未予以考虑，现在还未由独

立顾问进行持续审核。所以我们也多次提到我们感到很失望，近期的审核未能解决 GNSO 到目前为止所表达的有关 GNSO 的结构或效率的许多部分。我们还提出了几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即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未能对 IANA 管理权和问责制工作的重要方面做出统一的响应，因为我们在很多观点上都迥然不同。所以我们对 IANA 管理权移交和问责制问题的观点不统一。

这都提出来了，我们也很高兴上次在都柏林董事会找我们商量，董事会成员也找我们商量并做出了一个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回应，要求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流程努力，这些观点包括开始一项活动，如果可能，我们从在 GNSO 中讨论开始。

该活动被接受并在之后传达到我们在洛杉矶举行的会议，我们称之为闭会期间会议。我必须提到，那是非商业和商业用户聚集在这个多样性的非缔约方机构中第一次就某个主题开始双边讨论并考虑我们如何能够组织该讨论并找到适当的讨论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第一个成果是我们考虑在该机构中建立一个共同的工作团队或工作组，讨论

---

与新结构（不仅仅是该机构的结构，而且还有总体的 GNSO 结构）有关的不同问题。

像往常一样，虽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开始讨论章程制定流程以及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即未来我们需要在选区层面上明确区分新结构中的各种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董事会讨论时会经常谈到，他们只是被看作为一个团体。甚至只是一个商业团体，或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些董事会成员看来，它们只是 GNSO 并且只是被看作 GNSO 理事会，就是那样。但全部工作和全部利益是表现在选区层面上的。

那就是我们关注的方面，我们希望得到董事会的持续支持，也希望使董事会知晓该活动，知晓我们期望的目标。

在该讨论背景下，多样性方面也很重要。你们知道，星期天我们已经在 GNSO 层面上与你们进行了该讨论。你们问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团体中处理多样性问题。这其中的主要方面是目前 ICANN 正在进行大量外展，这是我们增加多样性的基础，但在这层意义上外展或多或少是邀请人来出席这里的会议，到这儿来看看这些会议上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 — 我认为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中其他选区的所有同事，我们的观点是外展要去到代表自身利益的地方，这点很重要，因此我们也需要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代表 ISP 的自身利益出席一些会议，在这里分享有关该问题的信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而且我们也希望请求获得这方面的支持。

关于多样性和其他方面，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你们知道，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期望更多性别多样性，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女性申请人或更多女性申请或选区，而不是将它视为支持地域多样性的一种更好方式，我们认为在该背景下其他多样性也将得到改善。

所以这是第一个主题，只是在这里确定讨论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董事会的持续支持，之后是在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内区分各种利益。

马库斯·库墨：

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所做的这个非常全面的概述。首先，恭喜在普遍接受性上取得的进展。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知道，董事会完全支持这些工作。这很重要。



关于 GNSO 改革，您正确地谈到了该讨论的整个历史。我想它是去年在华盛顿的 NCPH 闭会期间会议上开始的。你们写信给董事会，谈到现在的组织效率委员会，当时称之为结构改进委员会，董事会的反应一直都是是一致的。如果你们确实有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但我们不想强加任何解决方案。我想对当前结构的不满部分源于它被视为一个强加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该讨论一直持续着，我也出席了洛杉矶会议，我想你们真的可以为你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处理这方面的流程而感到自豪。我们说过，董事会支持该流程。或许我们必须更多地讨论在实践中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在会议上提供房间等等，但那是我们可以与员工和你们一起安排的细节。

您提出了有关外展的一些其他问题。那可能需要更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再说，多样性方面将是工作阶段 2 的一部分，我们将有机会深入地考虑这方面，可以开始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您也暗示你们希望获得更多支持，那就涉及经费问题。我们也需要在预算框架内考虑，进行预算规划。显然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和思考问题，我们不能匆忙地做出回应。但请放心，董事会支持你们的工作和增加多样性，因为 IPC 也提出来了，那很

重要。但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我想是在去年 NCPH 闭会期间就上岗指导工作召开了单独的会议。我肯定可以做更多工作，但是没有。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评估什么是有效的，需要什么和可以做什么。但或许我的董事会同事想要补充一下。我要说的就这么多。里纳利亚 (Rinalia) 正站在麦克风后面。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谢谢，马库斯。我是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普遍接受性，我们完全支持。你们取得了较好进展。请继续。

关于 GNSO 改革，我记得在都柏林进行的讨论，作为那之后的后续讨论，我们在明天即星期三下午预留了讨论时间，称为即席讨论会。这实际上为 GNSO 社群和其他有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前来分享有关你们需要什么的观点。改革需要做什么。你们知道，没有压力。只是在你们中间讨论。空间已经有了，如果需要更多此类支持，请告诉我们，我们将尽力去做。所以谢谢你们。组织效率委员会期望收到 GNSO 工作组和 GNSO 理事会有关独立审核人提供的建议的报告，

---

对此我们有相关的处理流程。如果您认为某些工作还未处理或不在职责范围内但需要处理，请将反馈连同该报告一起提交给我们，董事会和委员会将纳入讨论和考虑。谢谢。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谢谢，马库斯。谢谢，里纳利亚。在我将发言权交给他之前，简要说一下明天的这场会议，是吗？因为有一些疑惑，你们知道，在社群中，不仅仅在我们社群，而且在其他社群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会议是关于什么的，因为没有详细的描述。

我想从一开始就让大家了解这只是开放论坛，没有别的事情，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问题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谈论从明天的讨论中获得的任何结果，所以如果那对社群和你们有用，关于一些观点，那可能是一个步骤，但请不要旁观或回避我们刚刚讨论和在非商业 — 非缔约方机构中开始的活动。我们必须也让其他人加入进来，详细地说明。

那是我的请求。谢谢。不过，

---

克里斯蒂安·道森 (Christian Dawson): 我想快速地对我们现在同时维持的所有三条线发表三个意见, 那令人印象深刻。

很快就说完, 我很感激我们收到的有关普遍接受性工作的感谢。这份感谢应该给整个社群, 我想特别感谢 ICANN — ICANN 董事会给予的支持, 还要感谢 ICANN 员工特别是阿什文·兰根 (Ashwin Rangan) 领导 ICANN 开展普遍接受性工作, 我们希望接下来对你们已经完成的工作进行案例研究, 这将对我们的工作有极大帮助。

关于我们在 NCPH 中为了开始讨论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认为讨论还在早期的形成阶段, 坦诚地说,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具体表达我们想把该讨论称之为什么。那听起来可能有点无聊, 但我们不想称之为工作组, 因为它不是一个工作组。这是一群人讨论最终将指引我们的行动路线的问题。

我们想要有明确的目标, 我们确实已经写出了我们想要实现的明确目标。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讨论社团。我们希望有一些结构。但仅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却很难, 如果有建议, 我们很愿意倾听。

在我们讨论多样性问题时的最后一件事是，有一个方面我希望董事会能纳入考虑，这将帮助我们完成那方面的工作。

CROPP 计划很棒，我们利用 CROPP 计划来协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会员。但是，这必须在区域内实施。问题是，每个选区只有一定数量的活跃会员愿意在每个区域投入他们的时间，当您所在区域 — 当您获得的区域支持较低时，要找到愿意在该区域提供支持的人就很难。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将 CROPP 扩展到区域外将会有用。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所以谢谢你们。

我们可以转到第二项了吗？我不想缩短 BC 同事的时间。

第二项与实施更相关，而不是工作阶段 1，在这方面我将有请马尔科姆 (Malcolm) 来谈一谈。

马尔科姆·赫蒂 (MALCOLM HUTTY)： 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我是马尔科姆·赫蒂。

这个问题实际上与跨社群工作组提议的问责制改革的实施阶段有关。我承认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社群对该报告的正式批准 — 来自所有章程组织，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其中一些组织的批准，我们期望明天能获得更多批准。

在那之后，董事会也将收到该报告并给予其批准，但董事会已经做出了实施跨社群工作组之前提出的建议的强有力承诺声明，但须遵循其提出的一些特定标准。

但我期望的不只这些。我期望 — 我们拥有希望和在本周结束之前稳定增加的信心，在本周结束前，我们将联合整个社群支持该提案 — 提议的改革，包括董事会。

所以我的问题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关。

现在，问责制改革提案与移交提案联系在一起，因为大部分社群已经说过，移交需要他们的支持，需要实施问责制改革。

但反过来，那是另一回事。

这些是社群有关改革 ICANN 规则的某些方面的提案。目前，在 ISPCP 中，我们支持这些提案，我们

支持该流程，我们支持结果，我们希望整个社群都支持它，包括董事会。

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准备妥当且实际上可以实现时就进入实施阶段。

但在董事会作为提交给 NTIA 的移交一揽子提案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提案时，移交一揽子提案进入到了一个稍稍超出该社群控制的阶段。它处在一个由 NTIA 考虑的政治阶段。正如拉里·史特里克林 (Larry Strickling) 在本周一开始时所说，它也将得到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在那时它超出了社群的控制范围。在那时，它处于在某种程度上由其他人控制的阶段。

虽然我们非常希望并充满信心地期待所有提案都将顺利进行而没有任何不适当或未预见的延迟，但可能我们需要考虑在政治阶段期间，有些事可能会失控或由于某些政治原因可能会导致一些延迟。

因此，我的问题涉及如果移交提案和移交事宜出现一些未预见的延迟或其他障碍，董事会打算如何处理提议的问责制改革的实施。

我们希望，在 ISPCP 中，董事会将这些改革看作是  
整个社群要求的事，然后整个社群将给予它们的支持，  
董事会也给予支持，因此在提案可被合理接受并且没有  
因为搁置原因而导致移交出现任何未预见的延迟或导致  
问责制改革出现一些延迟时，我们仍将致力于实施这些  
改革。

但我的问题是：在这一点上董事会是否与我们意见一致？  
董事会是否做出该承诺？

布鲁斯·托金：

马尔科姆，或许让我简单说下时间表，为您提供一些背景。

实际上情况有点相反。我们将加快速度。

我们有一个月时间完成章程，可能会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 — 你们知道，在正常的公共评议期内，目的是我们  
将在五月底六月初之前批准这些章程。那就是章程的完成情况。

NTIA 将编制其报告，该报告可能在大约六月中旬之前出来。那时基本上可以说，“是的，NTIA 批准了。”



接着我们需要在大约八月中旬之前向 NTIA 提交报告，基本上说，“我们不仅通过了章程，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实施了需要完成的许多部分。”

比如，我们本该实施 PTI 法律结构。我们本该设立 IRP 专家组。所以有一大堆的不确定部分。

到八月中旬，我们将向 NTIA 提供报告说这些实施项目已经完成了。

实质上，那将使 NTIA 不会对协议续期。换句话说，协议将到期，移交将会进行。

也有会突发事件。如果到八月中旬我们还没有完成所有实施项目，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延期，NTIA 可自行决定选择是否延期到九月之后。你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多给我们一个月。或者我们可能会在八月份的报告中简单地说，我们需要额外的几周来完成实施，但九月份可以开始。

所以计划基本上是在五月底六月初之前完成章程；在八月初之前完成实施；那就完成了。

如遇突发事件，我们可以要求延期。另一个突发事件是政治流程决定不延期 — 抱歉，是政治流程决定不进行移交，在此情况下章程应该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看看是否要更改与 NTIA 的

合同条款，或者是否保留当前合同并需要更改我们可能与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或 IETF 等签订的不同协议中的一些条款。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但我们可能会延期。我们将设法尽快完成。

马尔科姆·赫蒂：

谢谢。那非常有用，也是我真正希望听到的。

我是否可以重复您刚刚所说的几个关键要素，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即使移交存在一些政治问题，你们也打算让我们实施章程更改、进行问责制改革，让我们实施其他方面，移交的任何政治障碍将不会阻碍这些章程改革的实施。

布鲁斯·托金：

在那种情况下，马尔科姆，唯一的警告是如果 NTIA 希望继续其协议，我们只需要确保任何更改不与协议冲突，那真的不会涉及到任何问责制工作中的很多方面。

马尔科姆·赫蒂：

不会。

布鲁斯·托金： — 你们已经参与了，但它可能涉及一些 SLA，因为该合同中有一些程序上的事，所以 —

马尔科姆·赫蒂： 我明白。但您将它限制到与协议冲突的范围内？

布鲁斯·托金： 对。

马尔科姆·赫蒂： 非常感谢。我必须说，我们对那个回复感到非常振奋。

布鲁斯·托金： 谢林 (Cherine)？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想补充一下布鲁斯说的。关于问责制改革，我想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原因是社群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社群没有达成共识，那将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问责制措施，我们承诺会进行，即使存在着政治立场等等。

---

除了布鲁斯给出的一些警告外，我们全都支持。

马尔科姆·赫蒂：

最后，我想发表一个最后的个人意见，如果可以的话。

我知道社群已在该流程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整个社群以这种方式集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我也发现，很多董事会成员私下花了很多时间与 CCWG 进行有建设性地合作，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们的感谢。

[掌声]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必须代表我们选区表达感谢。

补充一点，我最后的问题是如果董事会有机会做出声明，在公共论坛上做出这方面的类似声明，那会非常非常有用。谢谢。

布鲁斯·托金：

好。我唯一的警告 — 尝试不要有太多警告，但 — 我们也需要考虑，除了我们的工作外，还有一个政治流程在进行中，我们只需要小心我们没有冒

昧地突然说，“我们实际上不关心你们怎么想，无论如何我们只想尽我们所能。”

目前的消息是在逼迫的情况下发出的。但你们知道，我非常乐意传达我们讨论的内容，您所在的社群肯定也是如此。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好的。将发言权交给 BC。

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CHRIS WILSON)：

非常感谢。我是克里斯·威尔逊。我是企业社群的主席。和我一起的无疑还有董事会的一些老朋友。我们的政策主席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我们的外展主席吉姆森·乌鲁弗耶 (Jimson Olufuye)；还有我们选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来自 Facebook 的丹尼斯·米歇尔 (Denise Michel)。

我想我们注定是最后一个发言的社群了，因为我们有机会谈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或许也能简要地回复已经提出的问题。

---

在讨论我们的两个核心问题之前，让我快速地谈一下董事会提出要求我们讨论的关于多样性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问题。

首先我想重申沃尔夫-乌尔里希有关即席讨论会的观点，我想澄清一下，在我们看来，GNSO 改革 — 借用先前的初步讨论，仍处在初级阶段。

差不多一个月前，我们在非缔约方机构闭会期间进行了一次健康的讨论。这就产生了大量初步工作，我们不想超前完成。

在我们获得承诺的范围内，这真的只是一个开放论坛。那太好了。但我们不想太过提前地完成。我只想说下这个。

其次，跟进 IPC 的一些讨论 — 关于公众意见、公共评议期，从 BC 的角度看，一个快速浮现的问题是 BC 在过去的这个日历年内提交了超过 40 个公众意见。到目前为止，比 ICANN 内部的任何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或选区提出的公众意见还要多。

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坐在我左手边的史蒂夫的辛勤工作，而且也因为选区成员非常关心遇到的很多政策问题。

我们希望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到这儿来，让很多董事会成员（听众席和讨论席上都有）倾听我们的意见。

我们想重申我们的请求和希望，董事会也将重视我们提交的公众意见，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工作和时间，有时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被倾听但并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道理的话。

所以我只想向大家指出，因为考虑到先前的意见，我想那刚好吻合。

布鲁斯，如果您想在我继续之前快速地发表一下意见，我将非常乐意。如果没有...

布鲁斯·托金：

我只想说，在董事会确实有政策问题要提出时 — 因为大部分政策工作是在 GNSO 中完成的，你们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所以我们假设 GNSO 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你们的意见。

但如果你们认为提供给董事会的政策建议有你们真正关心的方面，那么这就是提出建议的理想论坛。

克里斯·威尔逊:

我只想澄清，这不仅仅涉及 GNSO，这涵盖更广泛的范围。当然，我们只想指出我们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努力，我们希望未来提出这些意见时将会予以考虑。

我们希望在 2016 年我们将与 2015 年一样积极。我就简单地说到这里。

或许我们将快速回到向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上，史蒂夫，快速简要地回答有关 BC 对问责制提案的立场的问题。接着由吉姆森花一分钟时间向董事会快速地汇报一下我们如何进行外展。

史蒂夫，请您快速回答一下。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你，克里斯。

企业社群已准备好满腔热情地支持问责制提案，我们也将像在实施章程和提案时一样积极地投入到工作阶段 2 中，尝试从 BC 的志愿者疲乏社群中找到更多志愿者，因为工作阶段 2 中有很多重要的进程值得注意，尽管疲惫，我想我们都必须在本周结束时确认。但要谢谢大家的关注，并期望向前推进。



克里斯·威尔逊：

有请吉姆森。

吉姆森·乌鲁弗耶：

谢谢你，克里斯。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是企业社群的财务和运营副主席。我代表 BC 的非洲联盟。

我们想谈谈外展多样性。实际上，它们是交替进行互相联系的。我们想请董事会查看 BC 报告。我们有英语和法语的外展报告。我们有纸质报告，网站上也有提供。

我在都柏林公共论坛上讨论了 2016 财年外展我们遇到的预算限制之后，BC 收到了明确的信号，董事会正在认真地考虑该问题，2017 财年将会有所改善。我们期待能有所改进。

在联络后他们也想来，但有一些挑战我希望董事会知道。比如，对于这次会议，我们有两位商业人士本来应该以领导身份参与的，但由于签证限制却没能到来。我想建议我们需要改进发出邀请函的流程，找到一种可以跟踪将收到邀请或在名单上的注册管理机构发送给所在国大使馆的手段。

我想快速地谈一下 ISPC 就 CROPP 发表的意见。那是克里斯蒂安。

我赞同您的观点，因为不将 CROPP 限制在某个区域是好事。它也可以影响其他区域。

最后，我想就已经开始的指导计划向 ICANN 提点意见。我认为这应该持续下去。谢谢。

马库斯·库墨：

非常感谢史蒂夫和吉姆森的发言。我们已经记下了，我们知道签证一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想员工也在考虑能确保该流程更顺利的方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 ICANN 的控制。当然，员工可以帮助获得签证。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剩下多少时间了。我想我们就不再讨论细节了。但我们真的听取了你们的意见，对此我们深为同情，我们将会考虑的。谢谢。

克里斯·威尔逊：

谢谢，马库斯。感谢。

在剩下的时间里，或许我们将讨论我们的两个问题。一个涉及 RSEP，另一个涉及值得信赖的通知人协议。但实际上，我们期待就健康域举措进行一般的快速对话，获得董事会对此的观点。

首先谈谈 RSEP 数据收集。企业社群看到了评估 RSEP 的强迫性需要。RSEP 是注册管理机构服务评估政策。

我们希望 ICANN 雇佣一名顾问来进行一些基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向整个 ICANN 社群提供一份简单的报告，汇报该项目自开始以来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该项目已经开始了大约十年。随着时间的过去，该项目也在发展。我想在 2006 年，提交了四项 RSEP 申请。2016 年的头两个月，至少提交了九项申请。我们看到它在发展。

关于数据类型，我们着眼于申请的频率、类型和结果，考虑评估、类型和结果。

接下来可能会考虑在申请、号码、来源等方面提交了哪些类型的公众意见。这些只是我们认为对社群获得对 RSEP 流程更多一点了解有用的例证。

我只是说个大概。接下来我非常乐意将发言权交给丹尼斯·米歇尔，或许她能够向董事会提供这方面的更多意见。

丹尼斯？

丹尼斯·米歇尔：

谢谢。鉴于 gTLD 注册管理机构的数量以及已经公布以征询公众意见并执行的 RSEP 数量呈指数增长，我们认为该数据收集和分析尤其重要。

该项目最初开始时，即第一年，全年有四项 RSEP。而仅在 2016 年头两个月就有九项 RSEP 申请，我们预计该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我们希望董事会快速指定一位专家、研究员，真的就只是提供基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公布该信息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该项目如何运作，社群如何参与，评估专家如何工作。我认为了解如何使用这个重要的项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谢谢。

布鲁斯·托金：

谢谢，丹尼斯。或许我们可以让赛勒斯谈谈我们使用的 RSEP 流程。

当然，我认为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 RSEP 申请这一事实也可以是一个创新的信号，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对新 gTLD 的期望。所以实际上我们希望大家做些新鲜事，我们的角色真的只是确保这些新事物不会导致竞争或安全问题。

赛勒斯·那马兹:

谢谢你，布鲁斯。我是赛勒斯·那马兹。谢谢丹尼斯和赛勒斯。

关于 RSEP，你们最有可能知道的是共识性政策流程。为此，我们已经在 ICANN 内部实施了。实际上，它需要注册管理机构想要实施的几乎任何新服务。我们对它的定义非常狭窄，我们通过 RSEP 流程来推动它。

就评估 RSEP 来说，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技术，涉及安全性和稳定性，另一个涉及竞争相关问题。员工实际上对所有这三个部分进行了分析。

如果我们认为申请具有技术复杂性，我们会求助于所谓的 RSTEP。所以我们也在共识性政策流程中设立了技术专家组。我们通过 RSTEP 流程进行运作。为此我们使用外部顾问。他们提供一个要公布的报告。所以那就是技术环节。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上不够复杂并有需要咨询的问题，通常会就在注册管理机构提交的申请进行谈话。有时他们会更改其申请来满足我们的要求，然后继续并批准。

接着是竞争要素。如果我们认为申请实际上引起了竞争问题，我们会将它交给运营所在管辖区的竞争管理机构处理。基本上，该项目是定义明确

的。该流程会公布在 RSEP 页面上，还会公布我们拥有的 SLA，每个步骤的持续天数。正如你们提到的那样，实际上有一个摘要表，提供了待考虑的或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的所有 RSEP。

丹尼斯·米歇尔：

谢谢你。企业社群清楚地知道 RSEP 项目、其范围和运作方式。由于自启动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而没有进行过任何评估，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专家对过去十年中一直开展的 RSEP 项目进行数据分析和收集。这不是对 RSEP 的意见。

实际上，我们要求的仅仅是非常简单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公布该信息，以便我们可以在考虑 RSEP 项目有多有效和未来是否可能需要任何更改时能获得更多信息。

考虑到注册管理机构空间的巨大变化和已经提出的 RSEP 提案数量，我认为这项工作是特别重要的。企业社群是为数不多一直为几乎所有 RSEP 申请提供意见的团体之一。如果你们看看公众意见论坛，就会发现社群中很少有团体有提供意见的时间和能力。社群参与该流程的能力（目的是让社群参与）刚好是提出的很多问题的一个。

---

再说，这不是对 RSEP 项目的意见。目前我们只是要求向社群提供一些基本的数据。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让我来问。收集数据本身并不足够。它必须放在某种框架中。所以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的意思是，你们工作了很久，在 ICANN 内进行了大量评估流程。我可以想象，你们可能早早记下了要提出的问题的基本框架，并研究了在收集一些数据进行分析的基本标题下要考虑的问题。

丹尼斯·米歇尔：

谢谢，史蒂夫。是的，BC 实际上只有一组初步想到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专家研究员可能快速地提出这些问题，但我们很乐意发送给你们。

布鲁斯·托金：

只是估计一下这个数量级，赛勒斯，过去总共提交了多少个 RSEP？

赛勒斯·那马兹：

我没有办法立刻说出那个数字，但我可以查一下然后发给您。

---

布鲁斯·托金： 或许是十个数量级而不是一百个数量级，对吗？

赛勒斯·那马兹： 您问的是在什么时间框架内？

布鲁斯·托金： 以前的。或许丹尼斯知道。

赛勒斯·那马兹： 我的意思是，丹尼斯是对的 —

丹尼斯·米歇尔： 2016 年一月份和二月份有十个。十个。

布鲁斯·托金： 之前总共有多少个？

赛勒斯·那马兹： 可能有接近 100 个。

布鲁斯·托金： 有一百个，是吗？



赛勒斯·那马兹:

她是对的。该数量已经增加，因为我们有很多注册管理机构。

布鲁斯·托金:

所以我们说有一百个，因为公布了最近的 RSEP 申请。文件是公开的。如果你们想让员工总结一下你们想要定义的关键指标的话。是的。

赛勒斯·那马兹:

我们可以那么做。

拉姆·莫罕 (RAM MOHAN):

我是董事会的拉姆，我也来自一个注册管理机构。有几件事我想再多探讨一下。或许 BC 有一个或一组你们正在努力探讨的假设。

我担心只是收集数据然后试着从该数据中得出结论。我认为也考虑一下是否有假设然后再考虑提供数据支持或不支持该假设，是很有用的。

从注册管理机构方面看，例如，作为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我担忧的其中一件事 — 注册管理机构已经向员工表达了该担忧 — 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对注册管理机构所做的事进行实质性更改的唯一方式是通过 RSEP。即使是小事也需要 RSEP。

我担心的是在有上千个注册管理机构或上千个申请时的规模，如何按比例确定以及如何简化流程？

我想那出现在 IDN 方面。我认为，实际上员工提出了一种简化流程的好方法。但我特别想提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有一些假设？那样，或许我们可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看数据。

我担心只是收集数据然后公布，因为我还担心没有人去看那意味着什么。

丹尼斯·米歇尔：

好的，谢谢。不，我们没有假设。

再说一次，我们要求的真的只是基本数据。布鲁斯问过去十年提出了多少个 RSEP。每年有多少个？是什么类型的 RSEP？它们是什么类型的 RSEP？对每个 RSEP 进行了什么类型的技术或竞争评估？对每项 RSEP 提交了多少公众意见？这些公众意见来自哪里？对这些公众意见做了什么？我说的真的是基本数据。

我们没有特定的议程。我们没有假设。我们没有讨论 RSEP 的任何变更。我们只知道这个项目持续了十年。没有人对它进行过评估。我们没有任何数据，甚至是关于这个项目的最基本数据。

目前，我们要求的仅仅是有关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事的基本信息。

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以及 RSEP 背后的全部原理和理由。我对那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想更多地了解该项目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事情。

拉姆·莫罕：

很好。谢谢。

马库斯·库墨：

那个请求似乎是合理的。

我恐怕我们的时间管理做得不是很好。您是最后一个了。您只留下了最后一点时间。现在似乎有人在走来走去，准备吃午餐了。我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结束会议了，或者你们是否有想要问的任何其他紧急问题？再说一次，我很抱歉。

克里斯·威尔逊：

我是最后一个在纠结是要发言还是吃午餐或参加另一场会议的人了。那好吧。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适当时，我们很乐意在线下与你们进一步讨论。非常感谢。

---

马库斯·库墨：

非常感谢。谢谢。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